

究员、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表示，在距今 4500 年至 4300 年左右，青铜铸造技术开始在中原腹地出现，最初大多是小型、扁平状的简单青铜器。但到了商朝晚期，我国青铜制造业高度成熟，迎来了鼎盛期。

商周时期的贵族墓通常会出土大量青铜器。1975 年，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发现了妇好墓，墓中出土了青铜器 468 件，总重量达 1.6 吨，其中出土的两把大钺重达 9 公斤。钺在商代代表权力，甚至是生杀大权的标志。

商王朝建立后，殷商人继承了夏王朝青铜容器和玉礼器制度，并赋予其新的内涵，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是宫殿中的器物，常在祭祀、朝聘、宴飨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，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。商朝青铜器通常有复杂的花纹，仅兽面就有多种，比方说虎头兽面、牛头兽面等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在当

右图：商代晚期，青铜器发展到鼎盛，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 54 号墓出土的“亚长”铜方尊。



时都是很难获得的动物。

比如，商王武丁为了祭祀亡妻妇好而铸造的司母辛铜方鼎，口下四面及转角有饰兽面纹，雷纹作底。有人认为云雷纹象征天上的云，浮在云上的动物就有了“神性”，虽然这种解读有待考证，但底纹与动物一并出场，在当时确实赋予了青铜器非同凡响的地位。

在“长从何来”亚长墓专题展，有一件铜质“手形器”尤其引人注目。上面铸有目形纹饰，甚至有指甲的纹理，他的小臂部分中空，用来容纳插入的木柄。和其他青铜器不同，这件手形器被放在主人棺内，靠近左小腿处，但亚长两手基本完整，有学者推测，其可能为捞取食物的用具，也有点类似权杖。但确切用途，学界至今尚无定论。

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酒器。一觚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，“觚”和“尊”都是酒器，“亚长牛尊”更是典型代表，牛尊的原型为商代圣水牛，属于未被驯化的野生动物，遗憾的是西周时期已逐渐灭绝。酿酒技术在商代也十分成熟，商代的酒可分酒、醴酒、鬯酒、果酒、药酒等类别，且几乎人人饮酒、事事用酒。

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占伟介绍，商酒的文化 and 习俗，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唐际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早商的扩张，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，而到了晚商，青铜器达到鼎盛时期。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：马车。在新馆一楼“车辚辚 马萧萧”展厅，23 辆木质双轮单辕车依次排开，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。遗迹坑内，马车早已腐烂成泥，一位考古人员正在靠着木质纹理一点点清理出马车的轮廓。

殷墟时期，马车并不多，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，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——通信和交通。甲骨卜辞就记载过一场使用马拉战车的战争，讲的是武丁对一个叫宙的部族的征讨。依靠马车的快速通信能力，相距上百里的商人军事据点可以保持联络，一旦某个城邑遭到土著部落威胁，周邻据点可以尽快参战。

武丁之后，马车数量一直在增长，到殷商晚期，车马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武丁时期，不仅王室祭祀、殉葬要埋车马，殷都内外越来越多的商人贵族也开始流行殉葬车马。

在饮食方面，商代晚期形成了以粟、黍、稻、大豆、小麦为主的农作物结构，畜牧业生产体系也相对完备。殷商人能够烹饪各种佳肴，且熟练使用多种调料。展厅中一件铜方卢形器类似于商朝的火锅，在底部倒满水接着生火，和现代火锅相差无几。在殷墟郭家庄 M160 墓葬出土的铜提梁鼎，当时鼎内盛有尚未完全腐烂的猪肉、肉皮及肋骨。这被烹制过的“红烧肉”，也反映出商代人以火熟食的习惯。